

毕小辉 彭光霞 赵德玉 译

创造人类学入门

中国发明创造者基金会
中国预测研究会

创造人类学入门

[日] 岩田庆治 著

毕 小 辉
赵 德 玉 译
彭 光 霞

中国发明创造者基金会
中国预测研究会

1985.8

序言 什么是创造

我们通过旅行、公出，曾多次进行调查，所得到的经验和资料，有些被忘记了，也有些被不知不觉地沉淀到我们脑海中下意识深层领域去了。虽然我们也作了调查报告和各种记录，但是，有时甚至我们自己也不清楚究竟看到了什么，仍然有些东西怎么写也没写出，而溜掉了。这种情况是常见的，并且随着时光的流逝，在我们头脑的深处究竟留有些什么东西，也都几乎全忘光了。可是，有时又会在我们认为完全回忆不起来的时候，突然眼前一亮，却又回想起来了。有时，当我们的人生完全陷入到山穷水尽的死胡同之时，又会突然碰到射进来的一束起死回生的希望之光。上述这一类的经验，大概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曾亲身感到过的吧！

民族文化的结构似乎也同样潜伏着这种现象。我认为，在民族文化的深层，似乎也存在着我们用肉眼看不见、用手摸不到、用通常科学的方法所不能达到的那种领域，也可以说是一种朦胧不清的场所吧！但是，这种场所，并非是那种黑咕隆冬的，像漆黑一团的无底深渊那样的场所，而是在其中有着异质的东西，异质的世界，进行着相互的结合、对应、同化、变换和表现的运动；那些看起来是乱七八糟的东西，竟然预料不到地在互相组合构造着，那些我们以往看不见的东西，在这里就能够看得见了。这里就正是所谓的创造的场所。

最近，我应《发明》杂志（第七十九卷，第五号，发明协会）的邀请，写了一篇题为《创造的思考》的论文。在此，我想转述一下其中的主要思想。我对于为了进行创造的思考方法，写了如下几条要点：

其一是，舍去“时间”的观念。我们常称之为时间的这个怪物，就恰似人们用直尺划出的那条溜光水滑的直线，又像那随着永无休止地运动的时钟，所发出的滴嗒作响的钟声，逐渐向那无限遥远的深处离去。时间的观念，就意味着离别远去。时间也可以说就是同坐标轴的原点进行诀别，沿着其延长线而无限远离的离别运动。

如果认为，时间就是历史的离别过程，并把它作为一种历史的事实来考虑，这对于在政治和社会领域里进行统治的技术方法也许是有大用处的。但是，这种观点，对于我们研究的创造的思考方法却没有什么用处。也就是说，必须要离开对具体事物的系统图示。甚至可以说，固守着对具体事物的系统图示的人是不可能有什么创造性思维的。也可以说，要想进行创造性思考就必须离开书籍文献。与其去读人们写的那些听不到心脏跳动之声的枯燥无味的书籍文献，莫不如最好直接深入到大自然的山河实景之中去。

当然，我们不能舍去时间自身。所谓“登山渡河，时在我有；我在时必有”，（《正法眼藏》，〈有时〉篇）中描述的那种瞬息之时，是不能脱离自身的。

其二是，直接面对“整体”。不是面对那些细枝末节，支离破碎的东西，也不是局部性的东西，而是要经常地、直接地紧紧抓住整体。这就是说，创造的思考方法并不是像玩积木的那种由各部分积叠而组合构筑成一个整体，也不是像在框架中的绘画和照片那样的东西，那是把整个画面图景的

某一部分镶嵌在一个固定的框框里面。对于上述那种关于整体和部分的思考方法，从创造的思考方法的角度看，有必要重新进行深入的探讨。所谓用直观来把握整体的方法，是我们每一个人从前都曾亲身经历，亲自过问过的一种方法。但是，在那时的整体，并非真正的整体，而是截止在那追求的过程中的一种整体。例如，有人把蔷薇的整体看成为由根、茎、叶、棘、花各部分所组成的整体。但是这并非真正的整体，这只不过是各自不同的组成部分的集合而已。所谓直观的整体，在这种场合，这种时刻里，作为蔷薇来说，只有把它看成为活生生的大自然在你眼前直接诞生出来的东西才行。

其三是，进行“自身变形”，就是说，我们要站在被认知的对象的立场上，把自己变成鸟、虫、花、石。但是，这并不是指我们仅仅自己主观想象的，即自认为的那种变形；也不是指在幼稚的童话之中常说的那种拟人法；更不是像在某些宗教之中那样，口头上念着形式上的空洞咒语，神秘地讲“说变就变”那一类的自身变形。我们所谓的“自身变形”是指整体和部分之间能够自由的变换其认识的角度、立场而言的。并不是讲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自身变形。这里我们应当寻找一种能够进行自身变形的场所。

这样看来，创造性的思考方法，并非是指按照某种固定逻辑和道理去发现和寻找出新的规律的思考方法；也不是为了制造新的工具而提出自己的设想的那种思考方法。它应当是一种带有最根本，最本源性质的，日常性的基本的创造活动。它是在极其自然而然，不知不觉之中，但同时，又是能够突然地诞生出来的东西。它在我们面前突然地闪现出一

个光彩夺目，辉煌灿烂的全新的领域。甚至连我们自己也被这种突如其来的发现而惊呆了。创造性方法，就是这样一种思考方法。

文化人类学就是要通过对以往各种社会的各民族文化的实地考察、调查、理论分析、解释和进行比较研究来描绘出全人类文化的一个整体形象的学问，从而达到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对话，和推动不同的社会文化之间的人们相互理解的目的，并且在这个领域内来达到相应的社会作用。但是，这样一来，就必然有一个研究者、调查者必须超出本民族、社会的条件来进行理解、解释，即必须踏入到一个创造性的领域之中去的问题。为了要研究探求一种跨越个别的地区和民族领域之外的整个人类社会文化所应有的整体形象，我们仅仅把各个部分相继捏合，硬拼到一起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有必要寻求一种对整体形象进行创造性直观的研究思考方法。

本书，如果能够在这一方面成为一个引玉之砖的话，那就是我深感欣慰的了。

目 录

序 言	什么是创造.....	(I)
第一章	是否能进行调查.....	(1)
第二章	是否能进行记录.....	(9)
第三章	我的调查方法.....	(22)
第四章	从分析到表现.....	(42)
第五章	明澈的知识.....	(64)
第六章	新的学术方向.....	(77)
第七章	创造的境界.....	(108)
后 记		(135)
译后记		(137)
附录一	日本人的创造力.....	(139)
附录二	何谓创造型人才.....	(159)

第一章 是否能进行调查

一、人类的源流

从前，我们经常到国内各地，有时还到国外的荒郊野岭进行调查；积累了许多经验材料。现在我对这些经验材料冷静地坐下来进行一下反省，觉得有以下几个问题，我想在这里说一下：

有一个问题是，我们要对各种各样的民族文化，或社会生活，或宗教进行现场实地调查，是否能很好地进行调查的问题。用调查这个词并不一定合适，我只是暂时这么用。总之，在这时，作为一个调查者就要事先准备好调查提纲和项目，然后按着这种项目的规定，逐条地进行调查。或者，采取对村民们进行调查采访的方式，由调查者提出问题，让他们一一回答，也可以采用填表格的方式，逐条地填满你所需要调查的各种项目。上述的这些方法做起来，倒也可以说是很容易的。但是，实际上，由于各地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民族的语言文化很不相同，所以并非是任何人都能够胜任去进行这种调查工作的。问题严重性还不仅在于此，而是在于这种方法总有某种难以回避的弱点。例如，在进行这种调查之后，作为调查者这方面总有一类对调查的结果是否可靠的不满意、不托底之感；相反对于被调查者一方则总有一种不信任、不理解的担心和顾虑。总之，双方都不满意这种调查。

当然、人类学的调查，在多数情况下并非都是像搞民意测验式的那种草率简单的调查。经常要以一、二个月甚至一、二年的时间为期，有目的地对一个村子进行长期的观察、考察和了解。那么说，是否是这种长期的有目的性的调查就能克服上述缺点，不留后患而一切都圆满如意地解决问题了呢？其实也并非如此。因为调查这类事情恰似旅行、探险和登山运动一样，无论到什么时候，也不能说就算是到顶了。一次旅行的终点，又恰是下一次旅行的出发点。对调查来说也是同样的。

调查者的想法，因立场不同，而各不相同。这时，我们设想一下，这些在我们的内心里将留下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呢？

有的调查者希望预定的时间再拖一年，或至少要再延长一个月才行，但预定的时间又不能变更；有的人则可能感到调查研究的资金不够用了。面对诸如此类的重要问题，有不少调查者感到不能称心如意，对调查感到遗憾，甚至绝望，这也都是常有的事吧！这恰如，不少的人在城市的旅馆里住了一宿，第二天早晨，心里除了留下了一杯稍有苦味的咖啡的回味以外，而感到毫无意思的情景同出一辙啊！

例如，我曾经到湄公河的中游，位于老挝的北部，万象和琅勃拉邦之间的一个名叫班田的村子进行调查研究。在这个村子里住了四个多月，但是，自己总觉得并不满意，仿佛没有达到应调查的目的。为什么会有这种不满意的心情呢？我想，当时进行预定的专门调查研究的条件还准备得不充分。另外，调查的时间也不够用。可是，实际上还不仅如此。我想要提出的问题，都得不到满意的回答。结果，虽然事先也准备了记录和笔记，但也都不能按原计划进行，工作

难以开展，真是令人焦急难忍。这时，我突然产生了一种仿佛根本没有到达调查旅行的目的地的内心冲动。结果，我被这种冲动所驱使溯着湄公河而直上，去追溯它的源流！这种想追本溯源的冲动行为表现在追溯河流的源流的行为上，同时也表现为探索历史和人类文化的源流上。正是因为我有了这种冲动，结果才能驱使着我的调查研究工作继续进行下去。

此后，我又到了文莱的巴拉姆河。我也还是沿着河流对各个村子进行了调查研究。我曾经到当地的土著居民肯雅族的长房子里面进行调查工作。虽然，在这里我对村里的社会生活情况，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情况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但是，在这时我仍然有某种不满意，不称心的感觉。因为越是按着像上述那种调查的方法、手段来进行调查，越是感觉到没有意思。我虽然对肯雅族的村民们有一种无限的亲近感，但由于这种研究方法，使我不能站到对方的立场上同他们接近而感到着急。我所不满意的正是我本来应当亲自参加到他们活动的场所之中去，同他无限制的接近，但又不能作到这一点。在离开了这个村子以后，我并没注意人的问题，而去探索河流的源头，并试探着来到了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两国国境的巴拉姆河的山间谷地里，我想看看巴拉姆河的上游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但是，在我的头脑中仍然还存在一个先前所提到的问题，即这里就是巴拉姆河的尽头吗？河的源泉是否就是从这里出发呢？也就是说，在我探索河流的源头的同时，恰好又碰到了我所调查研究的人类的源流问题，这种莫名其妙的闪动着的冲动仍留在我的心中。

当我们进入到要调查的村子以后，就要从第二天起马上投入到调查工作中去。这时，事先就在我们的头脑中首先形

成了一种异样文化体系的概念。我们所寻问的大都是这样一类问题。但是，我们对村民进行调查所需要记录的不仅是这些东西，当然，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决定了我们调查的大体轮廓和结果。但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还需要同被调查的村民们一起喝酒、跳舞，参加他们的各种娱乐活动。人类学的调查，就是必须要参加到对象一方面的文化活动中去，在这种你亲自参与的活动中慢慢地，在不知不觉之中，把自己所见到的，所想到的，所了解到的真实感受记录下来。我们在文莱进行调查的许多人，都是在努力加强这种参与到对象方面的活动中的调查记录方法。我们无论到哪一个新地方，总是首先要找一些孩子们，同他们交朋友，并且经常同他们一起玩。例如我们曾到过这样一个村子，这个村子的村民们改信基督教以后，就不再乱饮酒了。村民们每到晚饭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总是要去做游戏。村子里的青年人一面把手里拿着的盘子、水罐等器皿，让它旋转起来，一面又把它在我们居住的长房子前抛来抛去耍着玩。我们每天晚上事先就在那里等着去观看这种游戏。许多人把盘子、罐都旋转起来了，互相抛着玩。这些盘子在空中飞了起来，忽悠的一下又被另一个人接住了。有的人能接住，有的人接不住。接不住的就算输了，要罚他们唱当地的民歌，或者跳舞。这种游戏，因为不许喝酒，所以我们都认为还是不算粗俗野蛮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我们最好也应当亲自去参加。我想只有通过多次进行这一类的活动和游戏，我们才能在不知不觉，毫无意识和无戒备之中进入到对方文化的核心部分之中去。但是，要想真正进入到这种核心部分，也许是一件相当难的事情呀！因此有些人对这种方法感到有些发怵。

当然，如果我们能尽量发挥出调查的效能，从而获得许多宝贵的新资料，这种高兴愉快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仅仅满足于此。总还有令人感到焦躁不安的问题的。我们内心总是隐藏着这样一个愿望，即我们要调查的某些问题，能不能一定能够亲身碰到，是否能遇到这种极罕见的机遇。例如，我们在大森林中散步，突然有一只乌鸦晃动着树枝。发出嘎然的叫声起飞了，我们就会马上惊恐不安的连想，森林中是否发生了什么奇妙的现象，是因为树下面有大蜥蜴吗？或者有毒蛇呢？在这时，我们就在一种直接感受的新体验中去重新认识人类和大自然的关系。在这种心境下涌现出的东西，就像从打开的窗户外面突然吹进的一股清新的沁人心脾的晨风一样的东西。我们在这里能够觉察到平时所久久期待着，但又难以碰到的那种新东西。于是逐渐地增强了上述那种愉快的心情。

总之，作为调查之行的真正目的究竟在哪里呢？最好说就在像上述那样对于不能清楚地看见的东西的悬念和不安之中。虽然，我们调查时所制定的目标应当说是向南去，但是也可以说，我们真正的目的在于是否应向北或别的方向走的悬念和不安之中。

二、调查的界限

同上述这种调查者的心境问题有关的还有另一个不同的技术方面的问题。这就是，如果调查是从社会组织形式和文化结构的领域逐渐地向宗教方面的事情展开推进的话，那么，我们所能获得的调查结果，就会越来越模糊不清了。我们虽然向住在同一个村子的村民甲、乙、丙、丁四个人进行询问，调查同一件事，但是我们几乎从来没有获得过一致

的，或者接近一致的明确清楚的答案。这种事是常见的。因此，用这种方法调查确实很成问题。最后，能够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的人物，也就只剩下几个在村子里所谓的哲学家和宗教家这类的人物了。有时也许还碰巧能遇到具有各种丰富经验和长久阅历的老年人。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调查研究也都并非能够很顺利地进行。这样看来，我们获得的所谓资料，大多数都只不过是那种仅此一例性的偶然的零散的资料而已。这一类的资料，如果想要重新进行验证调查，或者积累起来，甚至是不可能的。我们想要从在这种现场调查中带回来的资料里面找出对预测有用的东西也必然存在着某种界限。这就是说，尽管在我们的调查所获得的资料里，无论怎样努力不加入我们主观随意性的因素，但其结果却总是令人感到失望和不满。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这个问题，并被这种想法所困扰。

如果我们在下面，再重新想一下的话，无论如何也会承认，我们现在所谓的这种调查工作，或者调查方法、调查技术是相当的不完备的。但是，并不是说，我们想要去调查了解各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去理解对方的宗教，这种基本动机和出发点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问题在于人们的思想必定是各不相同的，因此，我们无论怎样去调查，去理解对方的东西，总还是有些东西不能调查，不能理解，从而漏失了。而这些我们不能调查，不能理解的东西，恰恰就是对方或双方最根本、最重要的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现在，我们应当这样来认识这个问题了。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必须说，我们从别的人类学所进行的调查和采用的调查方法，无论从哪一点上来看都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如果我们能够像上述那样反复地反省体验我

们自己亲身的经验，就不难认清我上述提到的问题。

近年来，比较文化论盛行起来了，我们对对方的社会和文化进行了分析、分类，并且，把我们周围的社会，同日本的社会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对之进一步进行理解和解释。这种学问的调查、研究方法是按着分析、分类、比较、解释等一系列的程序方法进行的，但是这种调查研究的方法无论怎么说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

例如，有人经常到东南亚一带去旅行访问，看到那里大多数的居民都是种植水稻田的。因此有许多人以此为根据，就认为那些地区的文化都是由稻耕地区所规定的，同日本一样都是稻耕文化，并且由此来推论稻耕劳动，然后是稻耕的仪式。稻耕劳动就是劳动产品如何分配和家庭之间采用什么样的作业组织形式，各种劳动分工和共同劳动的关系怎样等问题。其次是关于稻耕的一系列仪式，从耕地、下种、秋收，直到粮米入库等一系列的礼节风俗。接着，他们又把稻耕劳动与日本的以稻谷作为神，来进行宗教祭祀的仪式联系起来考虑。但是实际上，稻耕劳动和稻耕的仪式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对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的各方面进行分析解释之后，又把这种东西即劳动和祭祀联系成了一个一体化的东西了。实际上正在水田里收割稻子的村民们心里并不知道稻神是怎么回事，或者怎么产生出来的。艰苦的劳动过程同心情欢畅的参加祭祀活动，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绪，为什么会变成了一个东西呢？在现在的调查研究中，是硬将这两个不相干的东西合二为一的。之所以出现上述这种情况，完全是由于调查者在调查、解释之中把自己的想法强加进去所造成的。

我们以稻子作为中心来进行文化分类，收集各种不同部

分的资料，必定会出现上述的问题。但是，我们最后并不能够把这些分割开的部分再重新联系成为一个整体形象。一个活生生的整体被分解得七零八落，要想再一次把它联系成一个活的整体，看来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我们毕竟未能看到稻耕文化自身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有机整体性的东西存在。如果想要这样做，也许是非常困难的事吧！总之，我们应当对于我们没能真正亲身参加到那些稻耕的民族或村民们种稻的劳动和实际生活之中，进行极深刻地反省！

这就是说，我们要理解的立场，恰似那种我们无论怎样也无法接近的那种场所。这就是我们这类调查方法所最后留下来的东西。可以说，我们在这时还是站在不同种类文化的立场上来理解问题的。有一种反省正浮现在我们眼前，即是否所谓能理解的东西，一定是任何事都能理解，也许我们除了能稍事调节以外，什么事情也不能做呢！因此说，仅从分析、比较、解释、理解的角度去接近对象物，这无论如何也是有局限性的。那么究竟是什么障碍限制住了我们的理解范围呢，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的。

第二章 是否能进行记录

一、记录看不见的东西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关系到记录工作的性质问题。当然，记录有各式各样的种类。有在已确定项目的笔记本上，比较容易进行的调查记录；也有在工作中需要考证各种记录的真伪的。总之，能用眼睛亲自看得见的那种记录比较容易记，可是用肉眼看不见的东西，怎样才能记录好呢！

例如，对宗教现象的记录，像对泰国、老挝、马来西亚地区及其他地区所流行的原始的万物有灵的信仰究竟应怎样记录才算好呢？不，确切地说，对此是否真的能够记录，这就成了一个问题了。我曾到过老挝的许多地方，询问这个村子里的人，信仰的神灵是什么样的，我想他们对此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回答。如果假定他们能作出一个大体的回答，则说：“在那边有一座山，在山顶上的某处住着一个神灵。”用泰国语就叫作“媿”，即山神的意思。当到了树林子里见到了枝叶繁茂的大树时，就说这里面有树神。当见到一块高大突起，奇形怪状的大石头时，就说这里面有石头神。当看到一座没有和尚居住的寺庙时，就说这里面也有神，叫庙神。此外，还有猫神、狗神、水牛身上有水牛神，甚至还有乌鸦神，蜥蜴神等等。当然，在人类中间也有神，在人间有三十二种神。但是人间的神就不叫“媿”了，而叫“库瓦”，

即灵魂的意思。它也是一种“神”。总之，村民们就这样来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由于我们是来进行调查研究的，于是，就把我们听到的这样一类话，像什么“山神”啦，“猫神”啦，“水牛神”啦，还有“库瓦”神，“庙神”等不分青红皂白地，都一古脑地记录到我们事先准备好项目的笔记本子里去了。由于村民们不断地给我们例举出像这一类神灵的名字，又因为在我们的笔记本里越来越多地积累起这一类的成果，所以我们感到高兴。并且按着村民们说的这些神灵的名称，原封不动地在自己的笔记本中写到：“村民们认为在他们生活和居住的世界之中都充满着各种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神灵。他们认为在其中住着的无数神灵，时出时没，变幻莫测。这正是万物有灵论者对世界的一种看法吧！”由于在这里的神并不是人格化了的神，所以他们并非真的就是一种多神教。但是，依在万物之中居住着神的观念，即认为他们具有万物有灵的信仰这种说法，实际上，如果真正从他们那一方面来想一下的话，他们并不承认上述笔记所记的那种观点。

调查者们是听村民们说在大树里有神住着，于是照他们说的原封不动的记到笔记本里。后来又听另一个人说，在河流里有神住着就又照样记下来。这样一个接一个的记下来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神。但是实际上，村民们是把这许多神一个一个记忆在头脑中，是在头脑中的笔记本中把他们看见的东西，一个一个排列开来的。另外，村子里的人是怎样看有许多神灵呢？其情况也很不一样。他们认为所谓的神灵这种东西，只限于在他们本人自己亲自面临的那种特定的场合和时间内才能出现的那种东西。也就是说，所谓在猫身上住的神灵，只是一种暂时性的东西。当我们说到狗身上的神灵